

△黎朝農郡公阮徵傳

郡公初姓潘。名使。後從養父改姓名爲阮。有叙。後改佳。又改徵。乃香溪縣德澤社潘佐忠公之第四
弟也。以黎嘉宗甲寅德元元年正月日生。(1674)初。公方在懷姪。嚴父潘佐忠公祈夢于河洞總靈祠。
夜見神人告曰。汝旣精誠。我來顯報。許汝秧田一頃。汝善守之。他時喫著不盡。及公生。始知神報之
靈。公生而穎悟。初在德澤。年尙孩提。已有長成風度。公之書房在千里路傍。沿途店舖商客往來。時
適鄭王命寧國公鄭旋統率諸軍。征廣南阮福瀨。官軍日夜往來。觀者如堵。公獨在書房環觀者嗟
呀。啧啧稱之曰。此子他日必然跨竈萬口。同辭香溪東甲。朝威侯夫人乃公之親姑也。以晚年白髮
嗣續猶遲。乃訴于公嚴堂。潘佐忠公曰。燕山五桂。哥哥獲享餘慶。請念及骨肉深情。乞借一枝爲小
妹立門戶。不知見允否。佐忠公聽罷。首肯者再三。公大笑曰。任其自擇。夫人乃衡其輕重。時公雖童
幼而骨力重於諸兄。夫人知其爲奇貨可居。乃以手摩公頂而語曰。此石麟兒也。因請爲過房子。時
公方八歲。公旣爲親姑之子。回居香溪。祖貫入東甲。至今阮姓並爲東甲人。公乃改姓阮。名有叙。日
夜攻書。手不釋卷。聞有高儒堪能模範者。莫不負笈從之。如東山縣布衛社阮公僚。右僕社黎維淑。
在第四。時有欽差官回京。船至峨山縣神符海門。夜夢見神人報曰。阮佳才學可備會元。况於鄉解
何有。而賓于下乎。時公以阮佳名應試。其後果驗。及赴京拜稟畢。公就拜謁伊家道其來由。正和十
年。公十八歲。會試中三場。由舊會試在京都昇龍城西紙橋塢門外。有殿試至四季年。皇上王上並
御齋禮祭天地。百官拜賀。賜宴出御題。四期俱如是。時公以不第始結婚于先沐公。以岳丈名宋儒。

欲從人傍字類。改名佳。尤劬于學。刻勵專精。至忘寢食。學堂寫「誓不與進士俱生」等字。粘于屋壁。其立志如此。時五經四書北本鬻價太高。力不能辦。兌買。公乃借書一皆手寫。其小註細字倣依古本。以便查究。且皆用謄寫真字。不用行草。以防訛舛。今惟存禮運一卷。其用心勤苦如此。時北寧處嘉定縣寶篆社賜永治五年庚申科第二甲進士。出身范公善。東岸縣浮溪社正和四年賜癸亥科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三名。郭佳兩人者。春風座下。縉紳雲集。長者學者皆師宗公。力求郢斧。得大家文學薰陶。筆陣飄飄。有掃千人之勢。公避師諱。改名阮徵。本朝來朝。總朱紫社。僉知公者。乃延慶公之手下也。有精鑑。知公國手。推轂于延慶公桃門下。以備藥籠之用。延慶公有採玉求珠之量。虛左側席。別以青眼待之。鶚薦于翊國府。欽差各處水步諸營兼總政權晉光王名柄。乃昭祖之孫。良穆王之子。延慶公之壻子。昭祖老。穆王薨。命御外府于南門。後太尉公遂奉侍潛邸。屢蒙稱旨。命爲王子家客。時王子名柄。太尊張氏所生。後卽僖祖仁王。時癸酉年。王子方八歲。公二十歲也。正和十五年甲戌科。是科進士五名。先豐縣青梅社人黎英俊中會元。公會試下第。正和十八年歲在丁丑。時公二十四歲。是科會試進士十名。黃甲一名。公痺恙甫痊。足猶痿弱。勉彊入場試。至第四期。積雨初晴。泥濘未得乾涸。暮時公投卷不覺踣下。至令試卷盡沉于泥水中。只得帶回。含恨無地。是年以中場。投單吏部。先興縣訓導。先屬山南下處。今改南定之屬府也。府內御天縣。延河縣。神溪縣。青蘭縣。當繁任也。訓導乃正九品之二也。時有海陽處南策府至靈縣漁池社人。景治八年賜庚戌科進士陳濤者。本處贊治承政使司參政從四品承司官也。以精風水名。太婆慕其名。念公是名儒。而三科。

未第卽請伊官細察先祖諸墳至羣鑛墓反復詳看細認謂太公曰此地誠爲吉局但恨牛形而塋于脅上恐未合吉宜遷于臍下則不出三年我校官必能入第乃指示坐向格局太公依其言遷塋不謬毫釐正和二十一年歲在庚辰時公二十七歲僖祖受副將普安侯正月公與賓朋五六人遊殿所入于五門內名午門石砌上圓下方自李太祖初起築龍墀前敬天殿門之外諸待漏兵笑曰茲科取第儔中只有一人指公曰此公的是時昭祖康王名根弘祖陽王之子夜夢見是科農貢縣蘭溪人中進士問東山縣石溪尙書甲辰科進士黎僖曰農貢蘭溪居何處伊社有名士否對曰農貢乃清華屬縣蘭溪社有貢士名阮某見今授先興訓導其人文學稍優大科可望王默然暗記而已及榜出公果登第王曰此人姓名我已先見乃知天門放榜不是虛傳至三月初旬太婆在香溪夜忽夢見親往田隴中遇一猛虎穿鼻牽回醒後沉吟良久乃私自忖度曰我子是本命寅歲又有得虎之兆今科必中至第四場公入場行文文思勃發敏捷如神及掛榜果中省元時公年廿七歲德澤香溪四親具慶及五月庭試日建昌守何明輔乃公之長兄也夜夢見公登科名在第六及臚傳三甲公名果在第六歷仕至入侍陪從永盛十二年公舊居舍在昆玀市被火暫駐于欹市後府門中福林坊橫亭奉頒官土在臺門延永爲營家其官土在奉天府壽昌縣碧溝坊御史臺城後一區後陞至農郡公永佑元年五月公以病卒于家享年六十二歲公仁厚樸實質任自然不事修飭雖至貴爲卿相接士大夫不以等威自異親賢禮士面示謙恭自奉儉約而施予于人未嘗有吝惜之意居官清白而度量休若有容真可謂治世之一良臣也

黎忠臣陳了庵先生遺草

△上中書令紀善侯陳文紀書

負犯人黎御史陳名案書 上

中書令鈞炤某國亡君播身爲俘囚死乃分耳朝廷憐其志節不忍暴于市聞公在上前極言某之爲人而惜其流落不偶欲以機要之地處之某旣不幸爲朝廷所容進退行休豈得自主平生素爲浮名所誤今亦不貶於愚不肖之下流然所以鳴于世而爲公今日之所青眼者不過能吟七字詩能屬幾行文能誦讀聖人糟粕之言而不敢明明白白爲悖倫喪心無所忌憚之舉動而已至於身心之存養學問之造詣某亦斯未之信而公何能知其所至哉雖然某之賢與不賢公之知與不知蓋有不須講者恐公之憐才之念重而偶未之思者也某聞之古人立國之初未嘗不以培植綱常獎勵風節爲第一著故比干封於周丁公誅於漢趙宋相范質王溥君子以爲壞初年之人心誠以一人之賢否一人之用舍不足以關重輕而所存者大耳某三世爲黎氏大臣又與昭統皇帝患難相從兼君臣父子朋友之分不惟在人不可掩卽某心亦不能恝然所以偷生忍恥而未能以一死報國者以有老母在也今公恩以不殺威以必仕是能活某之身而不能活某之心使餐名利喪素矜才務好評品人皆畏其口嘴得某入轂則國無遁人矣夫爲此說者不過爲小人占便宜而已人果賢耶亦未必肯視此爲行止而隨波逐流不顧行檢者雖斧鑽坑陷有所不避而何口嘴之畏哉若必以某爲馬骨而曰吾以是致千里之才恐徒爲駕駘金穀之所資耳朝廷亦安用多得此輩

乎。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記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望尊公諒某之心。使得以一介布衣爲北城氓隸。力田養親。杜門課子。以終朝廷不殺之餘年。一息尚存。則首陽之薇。莫非周土之毛也。且以尊公之才。治新造之國。振整修防。旬日就緒。某何能損益於其間哉。若用其雕蟲小技。以備翰藻之奉。則人人皆可爲之矣。惟字中民情物隱之微。與夫章程度數之末。亦皆尊公耳目心思之所當及也。某生長北城。略有聞見。請得時接光儀。以備諭采。庶不負公之顧而已。一段衷曲。惟知者憐之。若必以某爲贅疣。某心誠有所不忍。禍福所生。惟天所造。某亦何敢自愛乎。

▲晴派侯瑞岩侯寄問。因以書復。

荷二公高情人。非木石。豈不知。感顧某之見疎且隘。至於今。猶不自知其非。故其詩曰。「此生何處更逢君。神采依稀入夢頻。羈勒但知今世分。江山管屬阿誰人。」北窗處士猶書晉東海先生不帝秦。身後墓傍人指點。黎朝進士姓名陳。又云「枉作青編笑罵人。癡冥何暇顧冠紳。彈輪隨化非由你。蜂蟻無知尚有君。葵草欲枯猶向日。蓬根已斷豈知春。新朝縱好非吾分。矧是羸輸夢未眞。」其往而不返滯而不化。有如此者。蓋某與故君情分。不是泛然比。雖興喪存亡。非吾之所能及。然既以休戚許之矣。國亡君播。不能相從。而苟竊活身於窮閭陋巷中。辰望黎城。掩淚悲咽。嗟乎。此豈與我二公談詩論文之地哉。多謝故人。勉行其志。以澤斯世。使某得以布衣於江北之下。而復時時吟一隱約究山雲。依微天德樹」之句。是二公之賜也。身既不死。相見有期。雲樹懷懷。兩地如一。今拜書復。

◎布衣吟

更無由也。袍短無赤也。裘莫言文繡。非吾願。古之謂敝者。亦難求。惟有薄薄一衫布。掛此堂堂七尺。

阮長祚先生遺草

五四

軀裁自去年七月日歷冬爲縕袍春爲單袷夏爲涼服。剛又到今秋憔悴素絲無綵色只見紅塵汚染青淚痕流日穿常露肘夜覆不蒙頭寒切臘膚眠不得秋深漏永風颼颼珍重矜持無綻裂凜如龍子抱靈珠。典不售人盜不偷與吾永作無情遊君不見西南水沒六七郡破家傾產墳深溝又不見烏演戍夫千萬里黃沙白骨苦難收閉戶支寒未必死一身物外吾何憂布衣布衣莫捐棄我心猶自愧留侯。

● 阮長祚先生遺草〔續編〕

〔註〕先生乃嗣德年間之識時俊傑其歷史及遺草業已錄登在本誌第一百及百零二冊茲又續覓得遺文奉錄于后。

● 陳情啓

微幼而失教長而失足然其抱心展行有大異于人處自少慎交遊貴靜默凡一切干名覓進競功攘利者都付之行雲流水兼之不事產業不愛妻子斷絕財色二阱世人所以不得泰然自由而淪於塵網墮於叛逆者皆由這二阱感動也若微則脫然超出故其行事卓異如後面數條其鐵證也此一異也漸長而周流異域見聞聞積成大用其學無所不闢天文之高地理之深人事之繁律曆兵權雜教異藝格致各家術數諸門靡不考究尤致意于天下縱橫離合事勢凡人學此儘用以網榮進而微則用以還天所畀耳不媒一錢也此二異也迨至道之將廢則踰河蹈海以保其真然凡到方外諸權貴面前言語行事皆存本國體面係有辱及公卿必當前折辨無少畏憚他人處此必卑已稱人低頭簪倭以求托足而微則勃勃衝撞逞已才能大誇本國之長而護其短非有使於四方之分而能若此者此三異也及夫佛人啓蒙微已力辭所請繼思本國現今事勢暫和爲上未

可以力爭也。故委曲從他。或可贊翼和局之萬一。凡婉轉周全之苦心。丹青難狀。然久齊非志。早已預定於胸中。若這苟得成。則又飄然高舉。尋若敖于海上。如前著微。有與唐友「功成我亦尋汗漫」之句。此微。一生結果處也。若然則江湖而懷廊廟之憂。此四異也。繼而大屯失守。西帥委微。以翰墨。雖箭在弦上。而就中言語。一則稱官兵。二則稱朝兵。凡鄙俚辱慢之語。必少加潤色。而歸于雅正。不靠勢以昧大義。昔人於行陣之中。不失君臣之禮。只此事得蒙上貴。若微。則處敵境。無有權勢。威靈臨頭。而能守禮若此。豈不賢於彼哉。再能從中調劑。減他之苛熱。以救民之水火。凡受其陰施潛護者。不以爲德。凡遇朝官被辱。必視如父母。暗爲之恭敬安慰。料理居處。以免他酷待。但亦善于上下。其手不露痕迹。恐彼見疑。請問領兵貴員。得聞其說。若他人於此。則逞狼求功。添油添火。嗾他殺害。以快仇心。而微。則回顧倫理。不敢藏怒。以亂名分。此五異也。迨後差阮大人來言和好。微。不勝雀喜。凡與派員相遇在船次。微。佯指天顧地。若談閑事。而其中有無數密說機謀。冀派員得以轉達。即如廣安賊黨。此次他未發露。然微。已詳說與潘貴官。咨稟請。貴朝先爲提備。此事在嗣德十四年三月間。及至這賊倔起。微。又極言與同人。他無能爲。從之必作無頭之鬼。亦有多人。風聞勢大。羣然附和。微。又極力折難。且說天若無眼。他得橫行。微。必潛回糾合同仇。死而猶戰。誓不爲之氓。此數語現有道徒。並外人知證。微。前日亦有奉潘大人「廣安魚翁生。何久嘉定驢鳴技已窮」之句。卽此足以見微。意也。當日邊和軍次。糧道艱難。曾有一番西船巡行。搜得公文一束。西官於每張前用西數一二三四等字寫入。遞回帥船交。微。翻譯內。微。擇一二條。不切軍務者。譯出存餘。微。反覆其文。使他不通曉。內有運糧密計一款。微。取他張添寫西字換入。潛將這詞交與知府潘文。可奉回。又有一次獲得福祿新和諸百

阮長祚先生遺草

五六

戶大家節次潛載糧米往福綏府如范巨鐘等名微亦改換消隱不然等員亦無地可入也存如和詞兩邊往復數十次凡西文有辱慢不遜等語微盡行削去不敢形諸筆下若公文有理直詞妙裨益於國事者微更詳譯十分充足雖和局未成而沙帥亦已漸漸心降氣平削銀減地不幸有一次微阻於遠行西官拿得公文一道交與監督西員借唐人詳譯內叙懸賞馘獲西兵幾款西帥見此便發怒以爲假和微雖多般解說然有年月可據無可奈何心如負疚因此沙帥退心失望收拾將回又寄與阮大人一封那時微已探得鋪帥將來三省將失爰於這封皮內面微鉛筆暗寫數行內叙請大人速派一伶俐強記的人來微敝寓微有密稟數條詳說與這人回覆請早爲調停以救急務於外封皮後面題云請看封皮內邊若這封皮今日猶存現有字跡可證不知因何不見阮大人派人來問微停望幾日而沙帥回船失此機會微只跌足長嘆回思或者天意使然人謀雖善亦難強也前日有奉潘大人句云「離火他年終克復光金此度暫稱雄」蓋其恢復之期已有確證于四海預算于將來從那條路方得非尋之于本國而尋之于天下也若前年之和詞密稟與阮大人者一以權宜而遏彼之尋故滋蔓二以徐圖而乘其弊三以舒民力而固其本如詞末所云民既安然後使賢才梯航四海講求諸大國攻守離合之法久與彼處則度德度力盡知彼之情狀學之精而能巧巧之極而能勇養威畜銳待時而動矣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存如朝廷深謀密議固非草野者所敢揣度然天下大勢變換無窮往往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雖聖人亦未嘗不學而能何況東海西海牛馬不隣目所未見耳所未聞情所未達機所未形而半武不出戶能知彼乎故秦穆公雖有百里奚叔蹇孟明之賢然西戎事勢亦必待余由而後知豈在朝如三良及奚蹇等不及余

哉誠以智有所不足。明有所不知也。夫漢高非不聰明。義帝之喪亦必待董公而始發。孔子非不上智。野夫之繁亦必馬圉而始還。亦以天下大事非一人之能周知。性情各殊。非異類之所能曲解也。微雖卑賤。白藏然天下縱橫大勢及彼之情狀利忌亦略得其一二。有懷莫吐。故前日有奉潘大人云。二傭織西村。豈爲貧別家機杼認來真東隣宮錦如相問。盡把金針仔細陳。又云。日馭雖無回照處。葵心仍有向陽忱。卽此亦足觀。微一片熱腸矣。再前次協領范大人駕到鑾牧厚處。微見其憂國衛公曲問潛揣之心。慎密周致。故微暗喜而潛請貴駕改日微服別臨。期所得便密達。因那時西官致疑范大人太過細爲防備。故微恐露耳目。遺累大人。而爲此藏頭蓋尾之態。不知因何貴員。疑懷不肯貢臨。微大失所望。向上數事。足見微如何深心密用。今嘉定處畏途者。除朝廷屬員之外。惟微一人而已。蓋前此與彼同行。不得已而爲身漢心韓之舉。情雖無愧。而迹則誰原。古來失脚長往之士者多矣。雖處他邦。而人各一本。亦未嘗忘情於故國。迨後或因此立功者有之。或終身投荒者有之。然亦不免於公論。每讀李陵復蘇武書。未嘗不涕流髮竖。以爲失足者一時。而飲恨者終古。凡所遇逆境者。甚難處置。蓋名教中之曲原厚諒者。法外推情。而拘正苛斷者。法中援理。兼之窮途墜落者。一二而逢時據要者。殆千萬。故趨舍合則言疎而益親。事局左則言直而見疑。人情之常也。所以遭逢不偶之奇士。往往身名俱裂。流而不返。長將鬱勃淋漓之氣。埋之於黃沙白草而已。此正微今日事也。雖境遇或異。而本領亦不之變。轉偷生傍戶。誓不設謀。如前年微有與唐友句云。寄身曹氏。徐元直不帝羸秦魯仲連。時或胸中義憤冲激少露。同友以爲既有此志。何不潛爲內應。此意前日知府潘亦曾道及。微曾以豫讓不肯爲其所易而行其所難之言答之。請以俟之。異日卽

此足已見微之深意所持者正不敢造次謀事也然微之用心苦密而狼跋阻礙更有甚於此者自長混迹他境素無知識於朝廷而又冒罪忘卑以言高不避嫌疑妄陳利害誠爲傲慢其罪一也朝不坐燕不與大事何關乃不知守身爲大與衆沉浮處敵境而又懷異志苟事可成則亦不免買臣故婦回首乞哀之譏縱令蒙海量包荒然亦未必保其無後慮萬一心事難期失機敗露則受責一身誰知之者何苦而爲此耶其罪二也古來忠臣義士誰不欲委質輸悃於國家然一旦事左招議身名墜地功業如流何况微處難明之迹寓公忌之途而又越分做事不知埋名隱步以圖自全而欲以葦布獻言消滴奚補山海何愚而至此耶其罪三也以微自知明見之確凡世情之岩險宦海之波濤無不洞悉乃甘冒此三罪擡非分之憂懷難行之事其志亦可取矣古人論人不必責其事之成敗而原其心之有無有其心而遇時之遂用者幸也有其心而遇時之遏抑淪落者不幸也有其心而逢時之不造落魄無依終於得罪者大不幸也以厚道論則觀過斯知仁矣况微今海外長鯨內無家室之累外無鉛制之憂乃能懷故都思敵愾縱他日幸而事濟亦明知難免於猜議而善其後也亦明知前罪難贖而才能招禍也兼之微本深於道教凡世態之得喪榮枯皆視爲外物惟保其有至貴於已足矣然見人有不平事亦必拔劍相助初非有望其酬報也惟能不望酬答方能做得非常無拘之事更又深於世常之較量以相施受者也如前日之燒毀范巨鐘文書者是其誣也其他之伸冤救人出言爲國誠難寫其萬一非有公責非有後望而能若此者豈非大異乎人者耶昔者東方朔上書自進全誇其本相絕不躲避一字微之諧詼滑稽雖不若方朔而其深勘世故洞酌利病馳騁高遠藏積精微迨有以過之故不避猜嫌直陳所有以見天下不羈之士其居處往

往超於格外。而不可以常斷墟。拘然亦將老死海上。與昔人同悲已耳。伏望大人誠能觀於超曠之道。出於畛域之議。哀失身之不幸。忘其迹而原其心。倘肯俯拾葑菲。微謹獻天下分合大勢論濟急論教門論使蹄涔之水由江河而達海則百里之潤或可少助希微焉如此則微雖死葬蠻夷腹中亦可謂不忘本矣萬賴遙拜。

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文苑

▲雲溪詩集（續）

●到濡溪村

萬仞蒼蒼一水迴。好風遙送片帆來。村圍修竹晴猶暗。徑鎖濃雲午不開。度隴弋人腰帶鳥。趁墟農婦手携孩。最憐江上誰家笛。欲動鄉情正落梅。

▲次瀘溪

四鄰修竹水東西。落落村墟小小溪。門畔石連秋。樹老楹前雲壓暮。山低看來麋鹿真吾友。欲

混漁樵卜此棲。幽景不妨終日賞。塵容何必自栖栖。

●甫溪村

濛濛村色晚。烟描一犬溪頭吠。寂寥卜築大都依。樹石生涯強半屬漁樵。險夷對酒評邱壑。變幻看雲嘆市朝。買尺霜鱗燃把竹。客途最好此停橈。

○重過瀘溪有懷故友李琴意

溪雲溪樹此依依。阻雨聯吟昨已非。一去豈期成隔世。重來爭得不沾衣。舊停橈處空流水。同看梅邊剩落暉。店叟那知塵事改。問君猶說故鄉歸。

★客中殘臘書懷

天未纔聞爆竹催。鄉心千里獨徘徊。應思酒泛新年柏。不忍花看異地梅。孤館兩休牽客住。片

帆風急。帶春回。征蓬歸及家園節。也是人生笑口開。

△遊水尾州江行曉起

天地濛濛一物無。寒灘聲裏客舟孤。忽看日出烟消處。綠樹青山若畫圖。

○復登松山寺四首

其一 斜頭跣足到雲局。一枕山風午夢清。江練

橫空分淨界。松濤盡日作秋聲。十年客路塵容老。半晌僧房俗骨輕。回首竹城還自笑。鞭絲帽影逐浮生。

其二 葵扇蕉衫絕點埃。偶因逃暑到香臺。半山

松影扶樓出萬里。江流抱寺來。妙悟每從空界得苦吟。剛被晚鍾催老來。最愛林泉味。屐杖攀躋更幾回。

其三 眼底烟霞脚底山。回頭何處是人寰。峯巒半入蒼雲外。庭院重開翠靄間。幽境自留終古

勝。騷人每寄片時閒。酒殘一叫空林晚。攜取松風滿袖還。

其四 屐杖重登最上頭。豁然世界放雙眸。江流

盤地圍村邑。山勢爭雲擁梵樓。松石自生塵外意。壺觴聊破客中愁。登臨多少才名輩。形誰勝能一筆收。

●重登松山有懷故友黎梅溪

幽景重來感不支。江山猶是故人非。馳蹄有跡埋庭草。鴻爪留痕剩壁詩。無柰景何峯鬱鬱。不勝情處樹離離。吟魂日暮曾來否。空對孱顏一酒卮。

★錢水尾州尹阮公班陞授清化督學

邊域纔霑雨露新。筆花檢點愛州春。千年王氣常鐘地。一代雄文始授人。短褐登龍空有夢。長途附驥更無因。洮江水月峨山雪。都是詩描別後神。